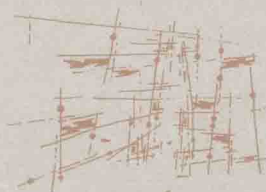


独—立—文—丛

徐则臣 著

石码头



海豚出版社

独—立—文—丛

石码头

徐则臣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码头 / 徐则臣著. — 北京 : 海豚出版社, 2014.4

(独立文丛)

ISBN 978-7-5110-1945-5

I. ①石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
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6558号

石码头

作 者：徐则臣

丛书策划：祝勇

责任编辑：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镛

整体设计：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
总发行人：俞晓群

出 版：海豚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 刷：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
开 本：32开 (889毫米×1194毫米)

印 张：5.25

字 数：83千

印 数：1-5000

版 次：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110-1945-5

定 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	石码头	-1
录	小说在故事停止之后开始	-142
	——《文艺报》访谈录	

石码头



和每一个即将到来的黎明一样，青石街上开始升腾起大片的水汽，如同一片淡淡的幽蓝色薄雾，丝丝缕缕徘徊不去。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抱着两只清凉的胳膊看着门楼外的街道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。只有水雾在飘荡，我还能看见门口的那几块大青石上渗出的水珠，闪着若有若无的琐碎的光。我在等待有人走过我家门前，告诉他婆婆在半夜里死了。

婆婆死在半夜，也可能更早，因为天一黑我们就睡了，婆婆说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灯油。睡觉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，照例和我说了一大会儿话。她让我好好跟着叔叔学木匠，总得找一个饭碗端在手里才能活下去。然后又让我快点把个头长高，老是这么小，过两年媳妇都找不到。婆婆常常这样说，好像是我自己不愿意长高似的。婆婆的担忧有她的道理，我都十五岁了，看起来还像小孩子一样单薄瘦小，她担心她不在，我一个人连饭都吃不上。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，该睡了。就睡了。因为杂货铺老歪家的公鸡叫了，鸡一叫就是我们该睡觉的时候了。老歪家的公鸡就喜欢在这个时候叫，不三不四的。我头脑里闪了一下茴香的脸，她对我还像白天里那样不屑地笑。茴香的脸就闪了一下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半夜里一泡尿把我憋醒了。忍了一会儿，还是不行，一定要去茅坑了。我咕嘟着想摸黑起来，两只脚却动不了，被婆婆的两个膝盖窝夹得紧紧的。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，我家就只有这一张床。婆婆睡在靠床头柜的那头，床头柜上有一盏煤油灯，半夜里我要起来撒尿她就给我点灯。我睡在另一头。宽大的老式床，据说是祖传下来的，是我们家唯一还

值点钱的东西。我记事以来就和婆婆睡在一起，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把两只脚放进婆婆的膝盖窝里。婆婆已经是瘦得只剩下骨头和接近透明的皮了，但是她的膝盖窝还是很温暖。我把脚往后缩了好几次，还是撤不出来，我就急了。

“婆婆，我要撒尿，”我闭着眼说，“点灯呀婆婆，我憋不住了。”

没有反应。往常只要我稍微有点动静婆婆就醒了，我有撒尿的念头醒过来时，她已经把油灯点上了。她说人老了不要睡那么多的觉，打个瞌睡就够用半天的，所以经常醒来。醒来了没事干，就坐起来在黑暗里看我睡觉，婆婆能看到我做梦的样子。要么就一个人卷上一根烟，慢慢地抽，抽完了就躺下，把我的脚放到她的膝盖窝里继续睡觉，等着下一次醒来。

可是现在婆婆一点反应没有。我又叫了一声，还是不动。我想我得摸黑下床了。我摸到婆婆尖尖的小脚，想把她的腿拉直。拽了一下没直，再拽一下还是不行。我顺着她的脚摸到小腿，突然觉得不对劲了，婆婆的腿凉飕飕的，干枯的凉气沿着我的胳膊立刻爬遍全身，我剧烈地哆嗦一下。

“婆婆，婆婆！”

婆婆不答应。我身上开始冒汗。我抓住婆婆蜷着的腿，分不清是哪一条了，用力向旁边一掰，我听见嘎嘣一声响，婆婆的腿松开了。我又去抓住另一条腿，还是嘎嘣一声。我的两只脚自由了。我一身大汗从被窝里爬出来，只穿着一个小裤衩下了床，抖抖嗦嗦地来到床头柜前。眼睛已经适应了屋子里的黑暗，其实不完全是黑暗，还有如同浸了油的纸一样半透明的幽蓝。点亮油灯我看到了婆婆的脸，面对着我，右腮贴着枕头，几缕花白的头发垂在脸上，眼一动不动地睁着，在火光里发出浑浊的光。嘴巴也固执地张开，我看到了阴影里仅有的几颗牙齿。婆婆一脸再也改变不了的惊骇表情。

我听到油灯落地的声音，辛辣刺鼻的煤油味迅速充满整个房间。然后感到一股温暖的水流从腿上流下来，源源不断。

“婆婆，我撒尿了。”我说，蹲下来伏在婆婆的床头小声地哭起来。

再次醒来我感到了冷，我是被冻醒的。我竟然伏在婆婆的床头睡着了。夜还很深，夜凉如水，我摸到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找到衣服穿上，尿湿的内裤已经半干，我坚持把它穿在裤子里面。灯没了，我把地上残存的煤油点着，在微弱的火光里给婆婆穿好了外衣。婆婆的腿被我从膝盖处扭断了，

垂下床沿时不停地晃荡。我甚至给婆婆打好了绑腿，穿上了鞋子。收拾好了，我把婆婆平放到我家唯一的这张床上，拉上被子盖住了婆婆。被子蒙到脸上之前，我帮婆婆合上了她的死去的眼睛和嘴巴。在煤油即将燃尽的光亮里，我完整地看了婆婆的脸，婆婆真的老了，合上眼睛和嘴巴后，所有的皱纹都平静了，一脸空寂的死亡之相。

灯火灭了，我出了堂屋，外面的天空在逐渐透明，但是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工夫。天空变得高远，院子里弥漫着浓郁的槐树花的香甜气息。夜寂静，只能听到一两艘船经过石码头的划桨声，慢悠悠的一声之后，半天才是另一声，像是从极远处传来的做梦的声音。除了睡着的，就是快要睡着的。没有狗叫，没有人声，头顶上是风在穿过花香。我想找一个睡醒了的人，告诉他我婆婆已经死了。

也许站在高处我可以看得更远，所以我爬上了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。一树雪白香甜的槐树花，在夜露里味道正好。我爬到那个被我屁股磨得溜光的树杈间，顺手捋了一串槐树花塞进嘴里。从那个地方可以看清四周各个方向。隔壁叔叔家的屋里黑灯瞎火，人影都没有，叔叔的呼噜声很响。再远一家也如此，狗都静静地伏在地上。母鸡们站在丝瓜架上，

一条腿站着，做着悬在半空里的梦。更远一点的是拐一个弯过去的花街，整条街都和所有的夜晚一样安宁。老歪的杂货铺，林家的裁缝店，蓝麻子的豆腐店，店铺的拆合门都排列得结结实实。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会安静地死在这个夜晚。

北边就是石码头，和我站的这棵槐树很近。偶尔的几条夜航船从运河里经过，船桨搅动黑蓝色的水面，能看清船夫的两条赤裸的粗壮胳膊，也闪着油亮的蓝光。他们和漆黑的船舱里的人一样，一声不吭。码头的水淋淋的台阶整整齐齐，还没有早起的人站在上面，一会儿就该出现了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在石码头上上下下各种船只，我不明白他们忙忙碌碌的到底有什么事要在运河上跑来跑去。

没有人沿着青石路向这边走来，谁我都喊不到。我失望地从树上下来，满口花香。我希望天早一点亮，那时街坊邻居就会提着马桶经过我的家门，他们到运河涮马桶都要经过这里。我把院门打开，在冰凉的石门槛上坐了一会儿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因为不放心婆婆一个人躺在那里，我又来到堂屋，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照样可以看清每一个经过家门口的人。

有点冷，我努力不让自己再睡过去，一遍遍用被木头磨秃的指甲掐自己的大腿。我要等来第一个人。

屋子里的煤油味一团团涌出门，渐渐地被槐树花的香甜覆盖和淹没。我后悔没在树上摘下几串槐花来，我应该把这些香甜可食的白花放在婆婆的枕头边上，婆婆一直很喜欢吃槐花。她说在过去的那些年里，槐花是我们救命的粮食，要不是到处栽满槐树，运河两边不知要饿死多少人。所以现在到处都是槐树。我站起来，再次爬到树上，摘了一大堆槐花，从树上下来时听到了鸡叫。先是一只鸡，然后是两只，接着是三只，再接下来就分不清有多少只鸡在叫了，整个黎明的上空一片鸡啼。

鸡一叫天就亮了，天一亮石码头和花街上的人就该起来了，我叔叔他们也该起来了。我把槐花匆匆拿进屋里，摆在婆婆的枕头边上，又回到门槛上坐下。

陆陆续续响起了开门的吱呀声和清早第一个伸懒腰的哈欠声，我知道他们都要起床了。我还听到婶婶白皮捏着嗓子的咳嗽声。第一个涮马桶的来了，他的马桶迷迷糊糊地摩擦着青石路面，发出沉闷的钝响。我看到蓝麻子打着哈欠慢腾腾地走过我家的门前，我冲上去，大喊一声：

“麻爷爷！”

蓝麻子愣在原地，穿着一件不带扣子的大褂，脚上是左

右颠倒的拖鞋。他伸着脖子向我们家洞开的院门里看。因为跑得太急，我被石门槛绊倒了，摔在他跟前。

“麻爷爷，我婆婆死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婆婆死了。”我突然感到了孤单和悲伤，好像世界上不知怎么的忽地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我趴在潮湿的石板上忍不住大哭起来。“我婆婆死了。”

蓝麻子手里的马桶晃动几下，没放稳当，骨碌碌在石板上滚起来，桶里的尿水泼了一地。他没理会马桶，也没理会我，跨过门槛向堂屋小跑。我趴在地上，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尿骚味。然后听到蓝麻子在堂屋里大喊我叔叔的名字：

“满桌，满桌，睡死了！你妈死了！”

蓝麻子的嗓门很大，他喊过之后，周围就嘈乱起来，摔门声和脚步声此起彼伏。我趴在门楼前看到一双双穿着拖鞋的光脚奔凑过来，啪嗒啪嗒地击打着青石路面，从我旁边进了我家的院子。从他们的脚和裤子，我能分辨出进我家院子的人有哪些。蓝麻子之后是裁缝店的老林，然后是杂货铺歪婆婆，跟上来的是老歪，蓝麻子的儿子良生，老光棍年五，还有其他人。有一双光脚在我鼻子前停下，看到他那个缺了

半边趾甲的左脚大脚趾，我刚要想起那是谁脚，那只脚就踢到了我的脸上，一股洗不掉的脚臭味涌到我的鼻子前。

“婆婆都死了，你还死睡！”

我抹一把脸沿着脚腿向上看，看到满桌叔叔一张还没有来得及清醒的脸，一只眼睛半开，一只眼睛半闭，两个眼角都堆着一摊眼眵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这时天已经大亮了。



茴香是在一打人都进了我家院子之后才趿拉着拖鞋过来的。她走得很慢，从她家的院子出了门再到我家的门楼下，不过几十步的路，她还是走了很长时间。她干什么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好像这世界上的事没一件事和她有关系。唯一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就是嘲讽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她蹲下来，一只手里拿着缺了三根齿的木梳子，另一只手捏着一根头发往我鼻子眼里塞，嘴里打着满足的哈欠。

我打了一个喷嚏，她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呆木头，你趴在地上干什么？”茴香说，“喝尿呀。”

“婆婆死了。”

“那是你婆婆，不是我婆婆，关我什么事。我问你为什么趴在地上？地上有蚂蚁。哎呀，到处都是，爬到你鼻子里去了。”

我用手支着地面跳起来，摸着鼻子，哪有什么蚂蚁。我倒闻到了一股尿味，手上沾的尿抹到了嘴上。茴香又笑起来。

“呆木头，你什么时候脑袋能开窍？还哭？哭什么哭？”

“我不叫呆木头，我叫木鱼。”我纠正她一年了，她还是改不过来。“我哭是因为婆婆死了。”

“有什么好哭的，不就死一个老太婆嘛。走，看看去。”

她拎起我的耳朵拽着向院子里走，后面跟过来的是她姐姐花椒和她妈妈白皮，也就是我婶婶。她们刚从他们家的门楼底下出来。

“茴香，你又欺负木鱼了，”花椒说，也在梳头，“小心婆婆死了也要骂你。”

茴香没理她，和白皮一样没心没肺地笑起来。白皮不耐烦地说：“大清早睡得好好的，你说你死什么呀？”

白皮的声音很好听，如果不是她那一头白里泛黄的头发和白得吓人的皮肤和脸，我还是喜欢听她说话的。她说话跟唱歌似的，老是拐着硬邦邦的弯，听人说东北人都这样说话。我信，因为花椒和茴香也是这么说话，她们的头发、皮肤和脸和正常人一样，所以我更喜欢听她俩说。

听到叔叔在喊我的名字，我挣脱茴香赶紧跑进堂屋，看见叔叔正和歪婆婆和麻婆婆一起摆弄床上的婆婆。他们正在给婆婆重新穿上新衣服。我想起那些衣服了，是婆婆放在床头柜里的。几年前就放进去了，婆婆说，得早点把寿衣准备好，要不等死了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还能光着身子去见祖宗和那个死人呐。婆婆说的那个死人是指我爷爷，他早就死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他，他也没见过我。那身老蓝色的寿衣是婆婆请裁缝店林婆婆一起做的，做好了就放在床头柜里，每年都要拿出来晒几次。晒衣服的时候婆婆就说，你这么小，哪天才能长大，我死了你可怎么活呀？

我说：“婆婆你不会死的，你要等我长大了挣钱给你花，挣大钱。”

“婆婆还能等到那一天？我怕我等死了你也长不大。”

我不说话了，一声不吭地爬到老槐树上，抓住一根树枝把自己吊起来。我想把自己拉长，我想这样就可以长得更快更高了。

“木鱼，”叔叔叫着，把我摘的那把槐花扔到我的脸上，“要这东西干什么？我妈能吃吗？你婆婆都死了，你还不快哭！”

我哇地哭起来，跑到床前抱住刚穿好送老衣的婆婆。婆婆的头发已经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安宁，如同一片梧桐树叶终于落到了地上。婆婆一动不动，我摇晃她也不动。她再也不会做饭给我吃了，也不会半夜里给我点灯了，不会给我抓虱子了，婆婆，晚上睡觉我的脚放在谁的膝盖窝里呀。我哭得难过，越哭越难过，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老歪他们站在一边，看着我哭时窃窃私语，不知说什么。我觉得我哭得快要晕倒的时候，叔叔又喊起我的名字。

“别嚎了，跟真的似的，再哭也活不过来了，”叔叔说，抓着我的胳膊一把将我拎起来，“走，跟我去打寿材去。”

我跟着叔叔来到他家的仓房里，那里堆积了很多木料，

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都有。叔叔是个木匠，这些用剩的木材都是他平时给别人做家具剩下的。他在昏暗的仓房里翻找，尘土和锯末浮起来，呛得叔叔不停地咳嗽。他一咳嗽就骂我。骂我什么事都不能干，还骂茴香，说她整天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，然后咚的一声把一块木板从仓房里扔出来。

“呆什么！”叔叔吐一口痰说，“搬到树底下，还愣！”

我乖乖地把那块木板抱到槐树底下，叔叔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槐树，不过比我家的那棵小多了，是叔叔一家从东北回来以后才栽上的。

一年前叔叔一家才从东北搬回石码头。前年冬天，快过年的前几天，蓝麻子的儿子良生去东北办了一回公事，回来告诉婆婆，说他的满桌老哥要回来了，一两天能到了。满桌让我们这几天没事就到石码头瞅瞅，迎接他们一家荣归故里。良生把“荣归故里”四个字咬得很重，我一时不明白，就问婆婆，什么叫“荣归故里”。

“就是你满桌叔叔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，”婆婆有点不耐烦，“这个满桌，还回来干什么？”

我听婆婆提过满桌叔叔，他离开石码头的时候我才三